

遥望家乡的金黄

○李玉梅

469公里外传来一张图片。圆滚滚的蛇皮口袋一个摞一个，红的，白的，粉的。里面装的，是金黄的稻谷。这才恍然，原来秋天都到了。

记忆里那一亩三分田还是我走的时候青青绿绿的样子。转眼已成金黄，不免感慨时间飞逝。

我的老家，在豫南的一个小山村，没有莫言笔下成片成片的红高粱，也没有陈忠实镜头下白鹿原的苍苍麦地，层层错落的水稻田，是小山村的主角。山村人不多，48户，每家都会有几块水稻田，或集中或分散，或方正或曲折。稻田旁边会有水库，是灌溉稻田的。水库的水清的纯粹，会有鱼，会有养的大白鹅。

老家的房屋是苏南园林风格的，曲径长廊，圆门透窗，不同的是我们只有前庭没有后院。正中间的叫堂屋，爷爷那辈的人喜欢在屋子里布置一个长长的案桌，案桌中间放个香炉，香炉两边各点一支蜡烛。案桌上还会摆自动报时的老式座钟，还有那种左扭一圈右扭一圈才能调音量的黑白电视机。案桌后面的那面墙呢，会挂一幅毛主席的画像或者迎客松图。四周的墙则会挂类似梅兰竹菊春夏秋冬的字画。堂屋两边各有一间房子，这才是爷爷奶奶口中的“房屋”，在他们眼里“房屋”专指睡觉的屋子。

老家的院子很大，大到种了很多的果树，屋檐下石榴树和樱桃树并排，小时候经常在两棵树中间拴个绳荡秋千，晃着晃着晃久了，把树干都勒出一道伤痕，深刻见骨。往前是四根柱子搭的一架葡萄，葡萄熟了得踩个桌子摆个板凳才能够着。再往前是青梨树和柿子树，挨着院墙还有一株低矮却枝头繁茂的栀子花，盛开的时候满院子香气扑鼻。院子里果子压弯枝的时候，便是秋天了，我们这些小孩有吃不完的果子。秋天的院子会硕果累累也会落叶飘满地。这些树的落叶自划场地，自占地盘，会以树根为中心躺在方圆不远的地方，去陪伴和守护它的来处。若逢秋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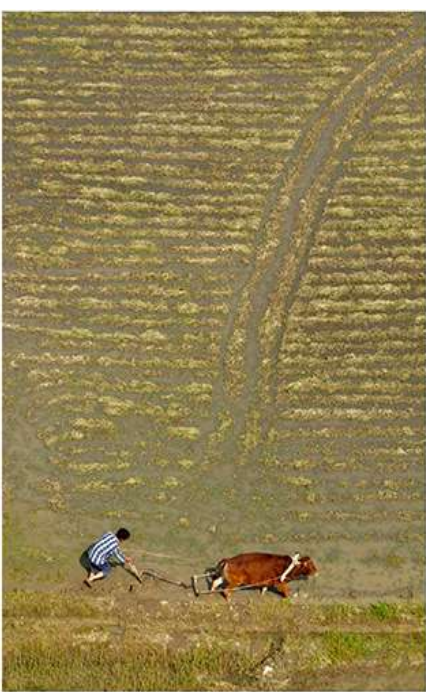
一捣乱，场地的界限也就模糊了。一地的金黄，虽形状各异，片片落叶却都脉络清晰，脚不忍心落上去，怕踩疼了它们，也怕踩碎了它们酣睡的美梦。奶奶每天早上都得扫一篮子落叶，偶尔会埋怨几句说要把树砍了省得扫，但从未见她动过一个小树枝，哈哈，怎么舍得我们没有果子吃嘛。祖孙情也就融化在院子里的秋天那一片片金黄的落叶里了。

门前的一片广场，是晒稻谷的好地方。刚收割的稻谷金灿灿的，带着日月天地的水土精华，躺在地上待到秋风渐渐风干，便成了一粒粒凝固的回忆。在这个小山村，稻谷成熟的时候，整个山村就染上了像梵高笔下向日葵的那种纯净的铬黄。我家的稻田大大小小只有7亩，收割稻谷的时候，都是一家人收稻全家忙。以前全靠人力收割的时候，某家收稻，十户八家的都赶来帮忙，女的戴着乡土气息很浓的那种编织的草帽，在半人高的稻田里穿梭，手里似月的镰刀一点一点从日初出大如车盖，割到及日中如盘盂。男的力气大，负责将割倒的稻谷捆成捆，搬到梗上，挑回家里。他们打趣，说笑话，爽朗的笑声萦绕在那一草一木一田一地里。现在有了收割机，镰刀就在稻田的舞台上谢幕了，但热情爽朗的人都在，扎口袋的，扛稻包的，开车子拉的，淳朴的民风 and 丰收的喜悦都镌刻在稻田深深浅浅歪歪斜斜的脚印里。大人忙收割，我们这些小孩在稻田嬉闹。稻田旁的小水沟，总有几个小孩挽着裤腿抓小螃蟹，稻田梗上我们摘野果，稻田里有小孩拾稻穗，甚是欢乐。我们有趣的童年也就这样拼凑起来了。

其实，我们惦记稻田，怀念村庄，都是放不下那里的人和记忆。人都是社会性的产物，我们不是独立的个体，无法独立地存在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无法忘记家的方向，家的味道。可能在多情的秋天，这种思念的味道更浓。

遥望家乡的金黄，我记得来时路。

(单位：崇阳县国税局)



金色的旋律 汪志维摄

闲看桑麻吃荞粩

○张金凤

在许多不经意的瞬间，你是否会有这样一种感受：在与不在，得与不得，曾在心里激起涟漪的人、事、物，此刻只剩下怀念。

或许便是为着记下日子的琐碎和生活的痕迹，为着这些年的这些事不会随着时间的筛网淡薄遗忘，最后连怀念都不再有，我们才将暖暖的心情，温软成文字上的点滴韵致。于指尖的敲击声里回想着那些美好的滋味浅笑嫣然，仿佛这一刻世间的所有惬意都凝滞在了这个秋风渐起的季节里，那么轻，那么静，那么缠绵和婉丽。

去老家邀约是一而再的了，一而再里，总会有人雀跃着欣往，有人懊悔着不能成行，然后一路想象着缺席的某某，欢歌声也似乎变得更加自在了。然后携一片淡黄的秋叶，眺一处绚烂的美景，“咔嚓”声的对面便会有一个把玩着的明朗笑脸，感觉寄子的同时也照亮了那边的欢畅。

诱惑真的是无处不在的，绿野斜

坡，远山近树正葱茏着，混在其中那一园的瓜果却因我们的到来遭遇了不测；阡陌残荷，独有莲蓬池中傲立，那禅意深远的画面就有人赤足其中生地去破坏；沁香雅韵，芦花曼妙舞着翩跹，有人折下一枝插在身后便将自己扭成了九尾狐。

那是荞花吗？成片在田间随风清雅雅地起伏；这是棉花，零星种在山腰肆意恣恻地绽开。闻一闻，暗香落处，硕果枝头沉甸甸，轻点摘。望一望，蓝天蓝白，雁阵列队齐飞，嘘，莫打扰！想看那灯笼花吗？红火热闹的模样是姑娘多年精心经营殷实的家，哪容你轻易剪枝破坏？想尝那无花果吗？那是叔叔疼爱侄女亲情的甜蜜与温软，剩不了几颗给别人尝鲜……

秋花正开，掠去田间山野那些红的、白的、紫的，知名不知名的，也不用沁香浮动的空气提醒了吧？房前屋后，路旁坡上，四处映入眼帘的桂花金色的、浅黄的挂满了枝头，汪家那兄弟不是养了蜜蜂吗？冲泡成金黄色，香

香的蜂蜜茶哦，你别嫌甜蜜腻人，那可是人家待客满满的热情。

应该去果园了吧？油榨村的火龙果采摘园，绝对成规模，绝对是亮点。来，提上竹篮拿起剪，小心沟里泥巴沾，摆着POSS别乱晃，果株有刺需避闪。摘下一个，殷红的外皮撕开，红红的果肉镶嵌着细小到嘴里几乎没有颗粒感的黑籽，那甜蜜滋润的味道，绝对不辜负你们采摘时的渴望和期待。

玩耍一大圈应该回老屋了，我散漫的文字也到了表达的重点。“待到你我花甲，想去乡村安家”，这是时下很流行的一种思想和作派。那么，霞的老家应该是许多城市人梦想的地方了，门前田野老树，中间场地庭院，后面果园菜地远山，任你多少“陶渊明”之心都能放纵和满足了。

当然，我们现在尚无陶公之志，吸引我们的是汪家两位老人朴实慈祥的笑容，是装满记忆痕迹有着视觉凭证和岁月依据的老屋的舒适和温馨，是

那些无污染纯农家的，甚至平时很少吃到只存在于那时那年的食物：腊肉粽子、鼎锅煮玉米、韭菜煎荞麦粩、红薯闷饭、自制熏肠……好吧，我们平时都是淑女，无时无刻不在减肥意念里克制暴饮暴食。今天再看：那谁，谁说你摘多少玉米就要一口气一个接一个地吃完？那谁，就等你出去了，还在那嚼着腊肉一块又一块？那谁，荞麦粩吃不完的，你眼睛盯着还想兜着走？那谁，晚上走两步舞两小时能消耗掉今天积攒的卡路里吗？

……
村不远，暗香浮动，秋意正浓，诱惑无处不在。

且将欢笑这般粗糙地制成文字的书签吧，插入生命的内页。或许会在某个时候随文字翻起记忆，这些人、事、物又渐渐清晰，温暖了日子和心情。或许会成为流年里某个午后阳光下一杯香茗里的碎念：那年，我们一起……

(单位：崇阳县文广局)



老农

程遥兵 摄

我开始想念

○庞书聘

我开始想念
想念沙沙声
一片片吻向巷陌
想念慵懒的黄昏
牵着我的手
一起等

我开始想念
想念夜晚的黑色
一幕幕掀开心帘
想念树影婆娑了月光

我开始想念
你
穿行梅雨季节
风撩拨你的发
皱了你的美
遗失在青砖黛瓦
守护季节的更迭

(单位：崇阳白露大市小学)

白云悠悠潭水清

○陈迪新

源于“幸福生活不只在丰衣足食，也在碧水蓝天”的蛊惑，也源于邂逅记忆，我再次走进白云潭。

白云潭处于崇阳县天城镇河田村，清澈的隼成“S”形蜿蜒而过。爬上索道山，可以看见白云潭、隼水河、冷家洲，环绕河流与岸边山峦田野，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阴阳太极图。印象最深的是白云潭的水。潭水是满的。站在河边，看着潭水，微风吹来，潭水荡漾，荡得像河水溢上河堤，溢上人的心头。潭水是绿的，潭深不见底，潭水与岸边青山相映成趣，像是一块绿色的碧玉，惹人喜爱。潭水是墨的，每次邂逅，雄壮青山，碧绿水，轻摇渔船，歪斜炊烟，还有岸边嬉戏小孩、浣沙妇女、挑水老人，形成一幅美丽乡村水墨画。

白云潭曾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，与县城直线距离其实只有8公里左右，居住在白云潭的人们，曾经这里进入全部靠轮渡，因为交通不便，导致村民生活困难，平均收入一直处于贫

困线以下。

2015年白云潭大桥（崇阳六桥）建成通车，这是崇阳县唯一一个最后通车的地方，行至桥头，二春提议下车步行过去，该桥全长400多米，宽11.5米，总投资3600万元。漫步桥上，碰见当地一对年近70岁的农民夫妻，在拉家常中得知，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能见到白云潭修桥，自从大桥通车以后，她们夫妻两个每天没事都要到桥上来来回走几趟，老大爷说他们既不是锻炼，也不是养生，只是单纯的高兴，我望着老人们蹒跚过桥的背影，有一种感动在心里沸腾，为他们满脸皱纹的笑容，为他们的期盼实现，为他们的梦想成真，为他们对大桥淳朴的感情。抬头白云飘飘，低头河水悠悠，脑海里突然跳出毛主席的诗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，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。

走过桥头，继续驱车弯上一条黄土路，该路路面正在硬化中，坑坑洼洼高低不平。到了目的地，锁车步行，只

见每户村民家门口都摆放着一条小船，曾经就是这些小船载着白云潭的乡亲们进城采购、走亲访友。随着大桥的贯通，现在各家各户都是以摩托车、小轿车代步，白云潭除了渔民以外，大部分小船都被搁浅在家门口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，更是一段村级发展史的见证。

我们走上大坝，坝堤直接隔断了水域，让上游形成一个平湖，郑兄说这湖曾经是无名湖，自从白云潭土生土长的科学家郑日恒在2014年当选为“国际宇航联空间推进委员会委员”以后（注：郑日恒是中国第一位在该机构任委员的专家），村民们就自发将该湖命名为“日恒湖”，这是的白云潭人的骄傲，更是崇阳人、咸宁人、湖北人乃至全中国人的骄傲。

傍着日恒湖的是黄沙港，对面的丁家古民居建于元末明初，前依黄沙港，后靠舵形山，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显然特别害怕地质灾害，一旦山洪暴发，会遭受泥石流和洪水的无情蚕

食。1992年，在政府主导下，丁家湾人全部集中移民搬迁到了上游安排平坦的地方，留下的老屋经过这么多年风吹雨打，特别是历经了2015年6.02洪灾以后，基本垮塌，剩下一片残垣断壁，只有横七竖八的柱子、石门、石墩静静的躺在山脚下，默默述说时代的变迁。

带着唏嘘，我们站在黄石港的小桥上，一叶扁舟从远处漂移过来，船主是玉姐姐同学的哥哥，正在下网捕鱼，他热情邀请我们上他的小船。泛舟黄沙港，夏风暖暖携带云彩，白云飘飘倒影湖中，鸭子在芭花、芦苇花下嬉戏，可谓是舟行碧波上，人在画中游！

回城的路上，我一边听着姐妹们讨论着那山那水。一边感慨着，我坚信，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场独特的美，无论是一座城市、一栋建筑、一个村庄、还是一个人。

灵秀白云潭，未来一定会更美好。
(单位：崇阳县残联)